

金地坪纪事

卜茂华 著



海天出版社

金地坪纪事

卜茂华 著



AH123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地坪纪事 / 卜茂华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ISBN 7-80697-725-2

I. 金... II. 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50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陈淮涛

封面设计: 席鸿斌 责任技编: 钟愉琼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设计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图更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965mm × 635mm 1/16 印张: 35
字数: 520千字 印数: 1-5000册
定价: 4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公元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

金城地区凤山县金地坪公社所在地——金地坪集市已是天寒地冻，漫天飘落着鹅毛般的雪花。

金地坪公社位于湘鄂两省交界处的山地。远处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大山，绵亘数十公里，山上白雪皑皑。

山脚下是小山头、丘陵和狭长的平原。狭长的平原上，低处是一畦畦的水田，稍高处是一块块旱地。还有星罗棋布老百姓的住房：木板房，茅草房，茅棚。贫穷的气息在空中弥漫。

大雪正试图将这一切都掩盖起来，只露出大致轮廓。

金水河曲折蜿蜒地流下来，小河两岸都已结冰。只有中间，河水冒起一些浪花。

集市上，没有人迹，冷冷清清。

几条精瘦的大狗，从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跑过，它们之间的厮打咆哮，给这个集市平添了一些生气。

公社党委、革委会机关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四周围墙是砖石砌成，里面却全是木板瓦房。

大门口挂着两块木牌，白底红字：

中国共产党凤山县金地坪公社委员会

凤山县金地坪公社革命委员会

这就是金地坪公社领导机关。全公社三万多人的革命、生产、生活指令，都由这里发出。

大门口，小黑板上写着一条通知：

上午十时，全体革命同志在汽车站迎接新来的公社书记谷正南同志，不得请假。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腊月十二)

走出公社革委会大院，向西南方向两百多米，是金地坪汽车站。汽车站，就在砂石公路的尽头，是一块约两百平方米的空地。空地上，指示牌：

金地坪公社汽车站距凤山县城四十九公里

汽车站和集市街道成九十度直角相连接。

人们已开始往汽车站走来。

虽然下着大雪，人们大多都不打伞，不戴斗笠，任由雪花飘落在头上，身上。

一些人站在街道两旁的木房屋檐下躲雪。

雪慢慢小了，终于停了。

太阳也从淡雾中跳了出来。

天空恢复了湛蓝色。

人们涌向车站。

空地上很快挤满了人群。

十多个小孩都在追逐打闹。他们穿着破烂棉衣，绿白色的鼻涕长长地顽强地挂在嘴唇上，像两根粉条，鼻子吸一下，鼻涕缩进去；跟着，又自然流出来，就这样循环往复。

人群分成几个自然群体。

公社干部二十多人站在一起，大声说着笑话，他们衣着干净整洁，很有精神。有个别干部，手腕上还戴着手表，不时抬腕看看。公社革委会委员、人保组长、公安特派员刘进之，革委会委员、妇联主任彭金花，站在人群中，表情轻松地说笑着。刘进之，三十多岁，身材较高，皮肤白，面容阴沉，他是军区保卫处转业干部。彭金花，二十三岁，丰满漂亮，热情大方。她一九六八年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到金地坪。

几十名男女农村社员站在一起。他们大多是破衣烂衫。旧棉衣露出棉花团，裂开口子的赤脚穿着草鞋。他们背着背篓，面带菜色，目光呆滞，并且因为贫穷而羞愧。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穷志短。越穷越革命，就是因为穷被人看不起活不下去才想到革命。而且革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更穷。杨大伯、杨大妈、杨二伯、杨二妈、杨三叔等人就站在这个人群中。杨大伯五十多岁，杨大妈四十多岁；杨二伯五十多岁，杨二妈四十多岁；杨三叔四十多岁。他们都是饱经风霜的憨厚农民。

还有十几个衣着比较讲究的人站在一起。他们的神态比不上公社干部那样悠闲气定，但也充满了自信。李经义、胡玉梅、李小勇、胡玉秀等人就在这个人群中。

李经义，金地坪公社东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三十三岁，体格魁伟，五官端正。他穿着蓝色毛哔叽中山装、蓝色华达呢长裤，外披着一件旧军大衣，脚蹬一双高统雨鞋，很有点威严。胡玉梅，李经义妻子，二十九岁，苗条身材，面容姣好，皮肤白皙。李小勇，李经义之子，十岁，虎头虎脑，怀中抱着一头胖胖的黑色小狼狗。

胡玉秀，胡玉梅的堂妹，二十一岁，白净精神，高挑苗条，大眼睛，双眼皮，一条大辫子，胸部饱满，非常漂亮，宛如仙人，是金地坪

有名的美女。

远处公路上，传来汽车喇叭声。红色的客车开过来了。

汽车再按喇叭，在空地上停下。人们挤到汽车的右侧，车门边。

车门打开，第一个走下来的是新来的公社书记谷正南。

谷正南，四十二岁，高大威严，气度不凡。他穿着一件呢子大衣，提着一个网袋，里面装着洗漱用品之类。背着一个军用挎包。

刘进之和彭金花接过他的网袋与挎包，其他干部过来，簇拥着他，在空地中央围成一团。

谷正南抬腕看表：“正好两个小时，十一点。还算准时。”

谷正南与大家逐一握手。

李经义、胡玉梅、李小勇、胡玉秀挤了过来。

李经义：“谷书记，谷营长，老首长，班长李经义向您报到，请指示！”

李经义向谷正南敬了个举手军礼。

谷正南：“继续操练。”

两人大笑。李经义双手握住谷正南的右手，连连上下摇动。

胡玉梅：“姐夫。小勇，快来，哎，叫姨爹。”

谷正南满面笑容，“二妹。哎，小勇，你抱的什么？”

李小勇：“小狼狗，名叫黑狮。”

胡玉秀：“大姐夫。”

谷正南：“哦，玉秀，你大姐可想你啦。”

胡玉秀微笑道：“谢谢大姐，我也很想她。”

谷正南：“哎，怎么不见经文、美凤？”

胡玉梅笑道：“经文守家，美凤去了她同学家，昨天都没回家呢。这个疯丫头，管不住她了。”

几人都笑了。

李经文、李美凤是李经义的弟弟、妹妹。李经义的父母都已亡故，弟、妹都跟着他住。长哥长嫂如爹娘，李经文虽然二十来岁了，李美凤也十八岁了，都是成人，但在哥嫂面前，都还是小孩一样，规规矩矩

矩的，尤其李美凤，就像胡玉梅的女儿一样，对胡玉梅特别尊敬。正因为胡玉梅给李经义生了儿子，母以子贵，同时，对李经文、凤丫头又非常爱护，难得的通情达理，所以，胡玉梅在家中的地位很高，李经义也是事事让着她，结婚十几年，手指头都没动过她一下。胡玉梅说管不住了，是说的笑话，也体现了慈母般的疼爱和权威。当然，李美凤是高中生，校花，是金地坪有名的大辫子小美女，也有她的个性。

刘进之：“谷书记，行李呢？”

谷正南：“在车顶行李架上，取了之后就去公社。”

李经义掏出纸烟，让谷正南和刘进之敬烟，用打火机给他俩点烟。

客车还在下客。

刘平走了下来。他二十一岁，英俊高挑，一身冬军装。

杨华走了下来。他也是二十一岁，身段颇长匀称，五官轮廓分明，如刀刻一般。他也是一身冬军装，比刘平更高一些。

杨跃走了下来。他十九岁，杨华的二弟，下乡知识青年，瘦高，严谨，穿着学生服。

杨虹牵着杨莹走了下来。杨虹，十五六岁，是杨华的大妹，下乡知识青年，端庄美丽，穿着学生服。杨莹，七岁，杨华的小妹，非常聪明，美丽可爱，双眼皮，大眼睛，长睫毛，两个酒窝又大又深，梳着两个小辫子。

杨跃、杨虹都穿着青色朝鲜呢缝的衣服，脚穿解放鞋，这是当时优先照顾下乡知青的物资。

刘平、杨华、杨跃、杨虹、杨莹一下车，杨大伯、杨二伯、杨大妈、杨二妈、杨三叔等人便围了上来，问寒问暖。

杨华四兄妹的神色都很悲痛凝重。

杨华：“大伯、二伯、大妈、二妈、三叔，我们四兄妹都来了。辛苦你们，下大雪还来接我们。”

杨大伯：“先去公社，还是先回杨家湾？”

杨华：“回杨家湾吧。去公社上户口、粮店转指标的事，明天再来办。”

杨大妈叹息道：“杨华，也不知你妈妈怎么想的——怎么舍得你们兄妹四个？”

杨大伯不快地责备杨大妈：“刚见面，说这些干什么？”
旁边，刘平和胡玉秀在说话。

胡玉秀一下挤到杨华面前，“杨华——”

杨华：“哦，玉秀。这么巧，刘平、你、我，三个同班同学，又见面了。”

胡玉秀：“杨虹、莹儿，还认不认得我？”

杨虹：“玉秀姐，你好。”

杨莹：“认得，你是玉秀姐。三年前，你到过我家的。”

胡玉秀抱起杨莹，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莹儿，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来你们家，你还只有三四岁呢。”

谷正南、李经义、胡玉梅、李小勇等人看着胡玉秀与杨华、刘平等人讲话。

李经义露出不满与嫉妒的神色。李经义是典型的农村政治暴发户，他身上最鲜明的本质特征是嫉妒一切比他强的人，因嫉妒而生怨恨，因怨恨而欲必除之而后快。本来，他只是见过小时候的杨华，现在只是依稀认得，可是他一见到杨华的威武英姿、一见到胡玉秀对他那么热情友好，便妒火中烧，不但仇恨杨华，而且非常仇恨杨华几兄妹。这是人类中某些小人与生俱来的心理疾病——无药可医的疾病。

谷正南：“那两个军人是谁？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都长得很不错嘛！尤其那个小女孩，很可爱嘛！”

胡玉梅：“姐夫，那个高个子军人叫杨华，和我们一个生产队，老家也是我们东坪杨家湾的。旁边那个军人叫刘平，是东坪近邻的那个大队，湖坝大队的。那个大女孩和那个小女孩都是杨华的妹妹，旁边那个男孩是杨华的弟弟。他们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凤山县城回老家来安家落户的。玉秀妹和杨华、刘平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杨华他们父母在世时，我去过他们家的。”

谷正南：“哦——”

胡玉梅：“经义，我们陪着姐夫去看看他们，打个招呼去？”

李经义鼻子一哼，两眼一翻：“看他们干什么？姐夫，杨华家是中农成份，他父亲是县教育局长，一个走资派，被批斗以后得病死了的。他母亲出身地主家庭，去年冬天害怕批斗而投水自尽的。别看他们长得还好，但是沾上黑五类子女的边，不值得一看。刘平倒是三代贫农。再说，他们来拜见你、拜见我才是正经，还能三斤半的鲤鱼——倒提起不成？”

谷正南若有所思：“嗯，这些事，我也听说过的。”

谷正南祖辈三代贫农，自己又是转业军人，老共产党员，天生就是阶级斗争观念最强的干部，故一听说杨华家是中农，就从心底里看不上眼。但听到刘平是三代贫农，马上对他产生了亲热感。

正说话间，杨华、刘平、杨虹、杨莹由胡玉秀领着过来了。

杨跃在车顶上取行李。

杨华很恭敬地向谷正南行了个军礼：“谷书记，您好。”

刘平也行了个礼：“谷书记，您好。”

谷正南矜持地先和刘平握手，然后和杨华握手。

谷正南：“当多久的兵了？在哪个部队？我也是扛枪出身，干到营长转业的。”

刘平、杨华又一个立正，行礼。

刘平：“报告老首长，我们在河北保定，陆军第三十八军一二师三三四团侦察兵。我与杨华于一九六七年同时参军，两年军龄。”

谷正南笑了：“哇，王牌军，万岁军嘛！又是主力师主力团，不简单。”

杨华、刘平又给李经义敬礼。

李经义大模大样地与他俩握手。

李经义酸溜溜地：“两位老弟，比你们老哥我强呀。谷书记当年是我的老营长。我没什么本事，只干了个班长。——还是地方部队的独立营。”

谷正南：“经义，话别那么说，咱们独立营，也是主力部队。”

刘平：“对，我们听说过，老首长当年带的金城军分区独立营是很

有战斗力的部队。”

谷正南笑了，“不过，名头怎么也没有三十八军响啰。”

李经义：“姐夫，刘平家倒是三代贫民。”

刘平：“您是老首长，我们听您的指挥。”

谷正南高兴地笑了。

谷正南：“好，好。好好干，有前途。”

刘平：“杨华比我干得好。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

谷正南淡淡地嗯了一声。

李经义则意味深长地看了杨华一眼。

杨华一直没有讲话。

这时，行李下完了。

刘进之与几个干部拎着背包和行李，说：“谷书记，行李取齐了。”

谷正南：“好。”

谷正南与刘平握手，很亲热。

谷正南也与杨华握手，但比较冷淡。

杨莹看见李小勇抱着的小黑狮，便走了过去，伸手摸它。

李小勇正想把狗递过来，让杨莹摸，李经义在后面用力一拉，李小勇退了一步。

杨莹伸出的手，扑了个空，没有摸到黑狮。

杨莹抬头看见李经义严肃的目光，一阵惧怕，忙转身走了开去。

胡玉秀抱住杨莹。

这一情景被杨华看在眼里，但杨华不动声色。李经义的那些小动作、小心眼，他全了然于心，也使他感到一丝担忧：在李经义的治下，几兄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怎么才能尽量避开他？惹不起，但愿能躲得起。

谷正南：“经义、玉梅、小勇，走，去公社。哎，玉秀也去。”

胡玉梅：“好。”

李经义：“玉梅，招呼玉秀，咱们去姐夫那儿。”

胡玉梅：“三妹，走，到大姐夫那儿去。”

胡玉秀牵着杨莹：“我不去大姐夫那里了，我和杨莹他们回杨家湾

去。”

李经义脸上露出极度不快。

谷正南在公社干部的簇拥下，走了。临走时，又特意看了杨莹一眼。

金地坪至东坪的大路上。

雪开始融化，道路泥泞。

杨华兄妹、胡玉秀、杨大伯、杨二伯、杨三叔、杨大妈、杨二妈一行人走了过来。

杨华背着背包。杨跃背着背包。杨虹提着两个网袋。

杨大伯、杨二伯、杨三叔都用背篓背着纸箱、木箱。

杨大妈、杨二妈各用背篓背着两床棉被。棉被都用塑料布包着，用麻绳捆着。

胡玉秀背着杨莹。

杨华：“大伯、大妈，二伯、二妈，三叔，这些行李就是我家的全部家当。我父亲、母亲工作十几年，积累的财产就是这几个纸箱。木箱还是我奶奶手中打的。”

杨大妈：“你妈妈是个大方人。你爸妈的一点工资，除了养你们，就是救济乡亲们了，哪能攒下什么东西？”

杨大伯不高兴地说：“你这个婆娘，要你别说，你非要说。真是没记性。”

杨大妈：“好，不说了，不说了。”

杨二伯：“杨华，你这次回来，能住几天？”

杨华：“明天就要和刘平一起回部队去。部队战备紧张，不能超假的。”

杨二妈：“虹儿，你这么细皮嫩肉，农村的活怎么干得了？要你们下乡干什么呢，农村又不缺劳动力？”

杨虹：“二妈，是毛主席教导、指挥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干不了的活，我们跟着你们学。”

杨二伯：“农村的活，没什么窍，只要有力气就行，学起来容易。

莫非你们要当一辈子农民？”

杨华：“那也说不准，有这个可能。”

杨二伯：“当农民有什么好？饭也吃不饱，衣也穿不暖。你们看到了，除了公社干部，还有李支书一家，其他的人——农民，穿的是什
么，和叫化子差不多。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杨二妈：“你个老东西，又乱说，想死呀！李经义是好惹的人吗？
不怕李经义开你的斗争会呀？”

杨大伯：“杨华，你家二伯，年纪一大把，还是喜欢讲直话。这个
社会，能讲直话的么！不是找死么！所以，经常开他的斗争会。他呢，
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说到李经义，哪怕当着玉秀的面，我也要说，他
是‘白天望别人牛打架，晚上望别人火烧屋’，不是个好家伙！”

胡玉秀笑道：“大伯说得很准。虽然李支书的玉梅姐是我堂姐，但
是李支书确实也有些事做得过头。”

杨二伯倒笑了：“生就的眉毛长成的相，磨成的豆腐窝成的酱。我
的性格就是这样，明知道讲不得，还是忍不住要讲，没法子的事。”

杨华：“性格决定命运。讲真话的人，必定是做出牺牲的人。”

胡玉秀背着杨莹，额头上沁出汗珠，出气也粗了。

杨莹：“玉秀姐姐，我下来走，我走得动。”

杨虹：“玉秀姐，让她自己走。”

胡玉秀：“这路上尽是泥巴，她怎么下得了脚？”

杨华：“让她自己走，迟早总要适应的。适者才能生存。”

胡玉秀蹲下，杨莹从她背上下来。

杨莹穿着胶鞋在泥泞的路上，只走了两步，便摔了一个后仰跤，
倒在泥泞之中。

胡玉秀马上去扯她。

杨华：“玉秀，不要拉她。”

胡玉秀还要去拉她。

杨华：“不要，玉秀。小妹，自己爬起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
爬起来。”

这时，杨莹已爬起来了。她双眼噙着泪花，忍着不让泪流下来。

胡玉秀、杨虹给她擦去手上和衣服上的泥巴。

胡玉秀眼睛中也充盈了泪水。她和杨虹一人拉住杨莹的一只手，无语地向前走着。

杨大妈：“莹儿，不要紧，慢慢就会走路了的。”

杨莹点着头，眼泪终于没有流下来。

杨华：“路只能自己去走，别人是替代不了的。大妹、二弟，我们都要面对以后的生活。人生新路，一定要自己走好。”

杨跃、杨虹、杨莹都点着头。

“艰难的日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来到了。”杨华心中想着，刚毅的脸上添上了一丝忧郁。

金地坪公社大院。

谷正南宿舍，也是木房，铺了木地板，虽不很平整，却比较干净舒适。

胡玉梅正在铺被子、挂帐子。她手脚利索，边张罗边问：“姐夫，姐什么时候来？你一个人忙，又没人照料。”

谷正南、李经义在喝茶，抽烟。

李小勇在逗黑狮玩。

谷正南：“到时再说，干得好，她就快点来。经义，我下车的第一感觉，是金地坪的政治、革命气氛不浓。看不到什么标语口号。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开了，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这里却冷冷清清。这怎么行呢！跟不上大好的革命形势嘛！”

李经义：“对！姐夫，县委派你来当书记，真是选对了人。金地坪是全县最大的公社，这几年革命没什么热情，总是落后于形势，我也感到很窝囊。不说别的，我这个副书记主持工作，两年多了，也不给我转正。你来了，就好了。”

谷正南吸了一口烟，“你马上就当支部书记。你出身贫农，又是复员军人，当过班长，怎么不能当支部书记？还有，车站那么多人，大部分是精神萎靡不振的。我刚刚转了一下，公社连一个开会的礼堂都没有，食堂也是乱七八糟的。”

谷正南这样有力鲜明的支持，使李经义高兴得不行，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心中暗喜。他恭恭敬敬地说：“姐夫，你也启发了我。我们东坪也没有开会用的礼堂，现在那个大队部又破又旧。我回去，就开支部会，修新的，全民动手。”

谷正南站起来，踱了几步，“工作、生产等方面的事，我还要调查研究。革命生产都要有大的计划，总的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精神为纲。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气势，就像部队战士没士气，怎么打胜仗？”

胡玉梅：“姐夫，去我们家吃晚饭去。吃饱了肚子再讲精神，怎么样？”

谷正南笑了：“可以。你姐姐再三说，改善伙食就去你们家，一再夸奖你一手好饭菜。顺便，也去看看玉秀。她一个人过得怎么样？”

胡玉梅：“还好，她在小学代课。经义他们党支部准备让她当民办老师。”

谷正南：“嗯，经义，你们东坪有妇女主任没有？”

李经义：“没有。”

谷正南满脸严肃：“玉秀当什么民办老师？赶快发展她入党，当大队党支部委员，当妇女主任，为革命做贡献。当个孩子王干什么？当个民办老师有什么出息，有什么地位？她家出身下中农，她本人又有文化，真才实学的高中毕业生，入党，当妇女主任，顺理成章。经义，回去抓紧办。”

李经义连连点头，“好，好，我回去立即召开支委会。实际上，当妇女主任，收入比民办老师还高，也不用日晒雨淋。我也有过这个想法。玉秀自己不太愿意，她说她愿意教孩子。”

谷正南：“糊涂。当个臭老九，有什么好？不懂事！等下去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你大姐也交待，要关照她关心她。哎，她找了男朋友没有？”

胡玉梅：“经义的一个堂弟名叫经武，也是部队的，现在山西太原。经我们介绍，两人正在谈。经武也是一表人才。其实，小时候，杨华的妈妈曾经和玉秀的妈妈说过，要两家打亲家，结娃娃亲，将玉秀许

配给杨华。不过，也没太当真。后来，杨华一家去了县城，吃了国家粮。又过了几年，玉秀考上县一中高中，又和杨华、刘平他们一个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停止高考，玉秀就回来了。玉秀很聪明的，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如果不停止高考，肯定可以考上好大学。”

李经义：“玉秀幸好没有和杨华结成什么娃娃亲。经武多好，出身又好，人才也好，也是高中生，比杨华不知强到哪里去了。杨华算什么？”

胡玉梅：“经义，你别那么说，经武除了个出身好，其他也不一定比杨华强。虽然也是读高中，一个是县一中，一个是金地坪中学，还是不一样。况且，他俩都在部队，都是班长，将来前途谁大，谁也不准。”

李经义“哼”了一声，“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我们可以打个赌，经武的前途一定比杨华远大。杨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部队复员回来。部队最讲究政治条件，社会关系。他参军时，他爸爸还在，他妈妈还没投水自绝于革命。现在这两个问题一暴露，他还呆得下去吗？”

谷正南点着头，“对，经义说得有道理。在部队拿枪杆子，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放心。杨华的社会关系复杂，不可以依赖，在部队肯定没前途。玉秀绝对不能和他恋爱相好。不过，杨华的那个小妹妹，倒是我见到的长得最好、最有灵气的一个女孩。”

胡玉梅：“好了，床铺好了。走，去我家做饭吃吧。”

杨华一行人来到杨家湾生产队。

在地界上，杨华放眼望去——

荒凉的原野上，还残存着白雪。农民的住房散落在各个小山的山脚。这些住房大多是茅草房，偶尔也有一两栋瓦木房。也有前面盖瓦、后面盖茅草的木板房。瓦房是木架木板，茅草房是细山竹子编成的墙壁。有的还是用玉米或高粱秸秆编织的墙壁，在料峭的寒风中瑟瑟发响。

杨大伯：“莹儿，前面那栋木瓦屋，就是你们的家了。”

杨华家。这是一栋四排扇三大间的旧木瓦房。正房两边是搭的一边水偏棚，棚上盖的是茅草。偏棚，西边是猪栏和厕所，东边是厨房。茅草是新盖的。

三大间正房，中间一间是堂屋。两大间各被隔为两小间，总共为四小间，一大间。

这已经是当地较好的房屋了。房屋后面是座小山。小山上生长着较茂密的松树、杉树。

门前是块水田，田边上有两棵枣树，一棵是弯弯的，一棵是挺拔的。不远处，还有两棵大梨树。

再向前，就是那条金水河。远处，是一座石拱桥。

杨华兄妹、杨大伯、杨大妈、杨二伯、杨二妈等人站在门前，指点着四周。

杨大伯：“这栋房子是你们的爷爷奶奶手中修的，都有二十五六年了。这些年，我们都帮助照看，检瓦防漏。偏屋茅草是去年秋天新翻盖的。当时你妈妈带信，说你们要回来住。你家就是有了这一栋房，土改时被划为中农。我家，只有两间房，是下中农。二伯家，只有一间房，是贫农。其他住草棚的，一律是雇农，土改根子。”

杨华感叹：“如不是爷爷奶奶修这栋房，我们现在去哪里安身立命？”

杨跃：“只要有屋住，我情愿当中农，贫农不当也罢。”

杨二伯：“屋前的枣树和梨树，屋后的竹林，也都是你奶奶亲手栽的。但是现在都归生产队了。枣子没熟，也就被打光填肚皮了。竹子也被砍光了，剩一些牛刷条（即抽打牛的小竹子）。 ”

杨大妈：“说来也奇怪，那两棵杨桃梨多年没结梨子了，今年却都结了几十个大梨子，味道也好。可惜也早吃光了。”

杨二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砍树烧炭，也要砍这几棵果树的，是你奶奶和你妈妈以死相拼，紧抱着树不放手，才保下来的。杨家湾就这几棵老果树了。唉，说起你奶奶和你妈妈，真是女中豪杰呀！你爷爷解放前几年就过世了，你们家就是你奶奶和你妈妈两婆媳操持的。直到一九五九年秋天，你们一家才离开这里。不容易呀。”